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海 狼

安徽文艺出版社



海 狼

[美] 杰克·伦敦 著
刘健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前 言



杰克·伦敦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充满力量,弥漫着强烈的大自然气息,呈现出鲜明的美利坚民族色彩。他善于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手法结合起来,描述一些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并且赞美人的勇敢、进取、刚毅、爱情、友谊等等。他的很多小说都是既富有哲理性和艺术意韵,又贴近现实生活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在美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宝库里占有重要地位。

从1903年到1913年的10年间,杰克·伦敦先后创作了《野性的呼唤》、《海狼》、《白牙》、《深渊中的人们》、《铁蹄》、《马丁·伊登》等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热爱生命》、

《墨西哥人》、《在甲板的天篷下面》等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创作于1904年的《海狼》是杰克·伦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有关航海小说的精品。小说描写的是作家汉弗莱·范·韦登在一次航海事故中不幸坠入水中，后被“魔鬼号”捕猎船救起，在船主沃尔夫·拉森（绰号“海狼”）的逼迫下，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加入捕猎海豹生活的行列。其间他以作家和船员的双重身分，同上至船主、下至厨子等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亲眼目睹并经历了一场一场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死搏斗：全体船员漠视悬在80英尺高桅杆上的孩子、范·韦登以磨刀对磨刀来维护尊严、深夜里船员们与“海狼”的生死搏斗、厨子在船后被鲨鱼咬掉大腿、“海狼”兄弟的海上争霸战、主人公和女作家漂流努力岛、“海狼”众叛亲离临死前放了一把火……在这条为争生存空间而斗争的“魔鬼号”船上，在这场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相较量中，汉弗莱·范·韦登也最终成长起来，并勇敢地反抗那个“超人”式的拉森，最后，以“海狼”的失败而告终。

小说创作从生物学或社会学角度来反映生活的作品不乏其例。但是将两者完美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当首推杰克·伦敦的《海狼》，正

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海狼》是美国文学中社会学和生物学在与现实结合方面的成功典范。”它已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杰克·伦敦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时间不长，只读过几个月的大学。但他的勤奋以及10岁起就开始干杂活，后来还亲自当过海豹猎人的社会阅历无疑为《海狼》创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狼》描述的虽然只是捕猎海豹船的生活，但它所包含的意义远非这只船所能涵盖。小说出版不久，美国评论界就认为它是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宣扬和赞颂。杰克·伦敦却否认这一说法，他发表声明说，他塑造这个“超人”式的拉森，就是通过他的自我欣赏、自我毁灭来批判尼采的学说。尽管小说本身还不能完全证实这一点，但广大读者却十分喜爱这部作品。《海狼》自1904年问世以后，在美国十几年间畅销不衰，后来又成为英语国家的畅销读物。



珍

第一章

我几乎不知道故事该从何处讲起，不过有趣的是，有时候，我却把它归功于查利·弗鲁塞斯。查利·弗鲁塞斯在坦莫佩斯山阴之处的米尔谷有一处消夏别墅。只有在冬季的岁月里，他才到那去读读尼采^①、叔本华^②的作品以便换换脑筋。到了夏季，他回到城里，在那里拚命干活挣钱。我有个习惯，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看他，直到星期一早晨离开。要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在这一月的星期一早晨飘流在旧金山的海湾上。

我乘的船倒是很安全。“马丁内兹号”是一条新的蒸汽渡船，在旧金山至苏珊利特的航线上才跑过四五趟。危险的是铺天盖地的大雾，不过作为新水手，我一点也不知道害怕。事实上，我现在都记得，当我在操舵室的下面、前舷上舱的甲板上站好位置时，心情既激动又平静，变幻莫测的浓雾攫取了我的想像力。清风吹拂，雾障中，我虽然一人，但不觉得孤独，因为我已隐约感到，上面的玻璃室内有舵手，另外一个人似乎是船长。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想，这种工作令人愉快，它使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崇尚“超人”哲学，他的思想观点在西方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② 叔本华（1788—1860）：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著有《意志与观念世界》、《论文集》等影响较大作品。



我有机会面对大雾、大风、海潮，可以掌握航海技能，否则要想常去拜访住在海湾上的朋友，非得下一番苦功不可。男人们应该专一行，我当时自忖，成千上万和我一样的人，虽然不太了解大海及航海知识，只要掌握点当水手和船长的技能，是会有好处的。而我更愿意集中精力专攻某一方面。比如我写过一篇论文分析爱伦·坡^①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问题，它已正式发表在现在的《大西洋》月刊上。经过船舱时，我死盯着一个矮胖绅士。他在读《大西洋》月刊，正好翻到登载我论文的那一页。你瞧，我说的没错吧，要不是有社会分工，水手和船长的专业知识，航行中，那矮胖子是读不懂我那篇有关爱伦·坡的专论的。一个红脸汉子“砰”的一声关上门，来到甲板上。我的思路被打断了。当时我正在构思计划写一篇论文，拟名为《自由的必要性：为艺术家呐喊》。那红脸汉子瞥了一眼操舵室，然后凝视着周围的大雾，在甲板上来回踱步，最后在我身边停下来（他一定安了假腿），两腿站立时距离很大，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表情。他的一生是在海上度过的，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就是这种难受的天气使人老得快。”他一边朝操舵室点头一边说道。

“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难处。”我接话说道，“它就和ABC一样容易。他们有罗盘来辨别方向，又能测量距离和速度，要我说，这至多不过是个数字问题。”

“没难处，”他哼着鼻子说，“和ABC一样容易，是

藏

^①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短篇小说家、批评家，他是美国第一位重要的评论家，叶芝赞誉他为“永为世人共赏的伟大抒情诗人。”

珍

个数字问题!”

他挺起胸，瞪着眼睛说，“金门冲出来的海潮怎么样？”他像下命令似的，不，像是在吼叫，“退潮有多快？流速呢，嗯？请你自己听听装钟浮标吧！我们在它上面，能看见他们正在改变航向吗？”

浓雾里传来了沉重的丧钟声，我看见舵手在急速打方向盘。刚才在前方的钟声传到了船舷。我们这条船上的汽笛呜呜地响着，大雾里不时还传来别的汽笛声。

“那是一只渡船。”那个人指着右边的汽笛声处说，“喂，你听见了吗？那是用口吹的，很可能是一种纵帆船。当心点，纵帆船先生，啊，我想如此。”

“他们在相互鸣笛致敬，避免发生意外，”红脸汉子继续说道。这时，匆匆而过的汽笛声消失了。

他容光焕发，兴奋得两眼闪光。他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把汽笛表示的意思传达出来。“那是蒸汽机的汽笛声，表示它正从左舷边经过。你听那个人嗓子里好像有只青蛙似的，要我说是那一艘纵帆船，正在逆水慢行。”

正前方不远处传来了短促而刺耳的汽笛声，仿佛抽风了一般。“马丁内兹号”上响起了铜锣声。我们的船熄了火，他们的锣声渐渐停下来，接着又响起来。那短促而又刺耳的汽笛声，犹如被一大群喧嚣的大虫围困的蟋蟀所发出“唧唧”叫声，特别刺耳。汽笛声从大雾中穿过，转眼间，箭一般地射到了船舷，然后就渐渐远逝了。我等着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给我讲解。

“这是一个胆大之徒所为，”他说：“我真想撞沉他，那个小废物！航海就怕遇到他们，一帮捣蛋鬼，一无是处。他们上了船，斜着膀子走，吹着哨子为锣鼓队打拍子，让别的船只当心，他们来了，如脱缰野马，无法自



控。就因为他们在航行，你反得特别留神！通行权！连最起码的规矩他们都不懂！”

他莫名其妙就大动干戈，我着实感到高兴。他还在那里义愤填膺，来回踱步，我又开始欣赏起神秘的大雾。大雾确实具有传奇色彩，它一望无际，像影子一般，灰蒙蒙，不可捉摸。在这里面人们只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小萤火虫，受着劳役之苦，驾驶着木船或铁船驰骋在辽阔的灰色世界中心，他们如同在黑暗中寻找出路一般，虽然嚷嚷不停，话语铿锵有力，但内心却充满未知和恐惧。

旅伴的声音又使我回到了现实中来。我笑了笑，我不也同他们一样吗，在寻找出路，竭力保持身体平衡。可我自己又觉得我神智清醒地驰过了谜一般的大海。

“喂，有船朝这边来了。”他说，“你听见了吗？走得很慢，径直驶向这边。他听不见我们的话，他在上风。”

海风正往我们这边刮。我听见了汽笛声，就在船舷一侧偏前的地方。

“是渡船？”我问道。

他点点头，继续说，“不是渡船，是不会这样横冲直撞的。”他抿着嘴，轻声一笑，“他们在那儿一定是着急了”，我朝操舵室瞥了一眼，只见里边的船长探出头正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的大雾，好像全凭着意志的力量，就能穿透大雾。船长紧绷着脸，我的同伴亦神情凝重，他吃力地走到扶栏边，紧张地注视着大雾里未知的危险。

就在这时，事情终于发生了。其降临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大雾像是被楔子劈开似的露出一条缝，里



边钻出了一只轮船的头，两边的雾气形成一圈一圈的雾环，如同海妖窜起时鼻子上带着水草一样。我看得见操舵室里有个白胡子的人，用肘撑着，探出一半身来，他身着蓝制服。在我记忆中他着装整洁，不动声色。这种情况下，他仍不动声色，着实令人害怕。他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冷静地测量着划桨的次数。他靠在那里，冷眼扫了我们一下，若有所思，好像在确定碰撞的准确位置。我们的舵手，脸色气得铁青，大声喊道：“这下你得迟了。”而那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我回过头去看，才知道舵手的话再明白不过，根本来不及回答了。

“找个东西抓着，别松手！”红脸汉子对我说。他再也不大声嚷嚷了，仿佛受到极不寻常的镇静的感染。“你听，那些女人在呼喊”。他忧郁地说，不，几乎是痛苦地说。我想，他以前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还未来得及按他所说的去做，那只船就过来了。我们的船一定被拦腰撞上了，我当时什么也没有看见，那艘蒸汽怪船已越过了我的视线。我摔倒在潮湿的甲板上，还没有爬起来就听到了女人们的惊呼声。她们的惊呼声，我敢断定，无法用语言描述，听起来令人胆战心寒。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我想起了船舱里备有救生衣，可是到了门口却又被疯狂往外逃的一群人冲了回来。这之后发生的其它事情，我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是：我从头顶的架子上拖下救生衣，红脸汉子就把它系在一群歇斯底里的女人身上。那一幕幕景象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船舱那边有个锯齿形的洞，边缘参差不齐，大雾在那里盘旋，打着转儿；座位上空无一人，大小包裹、手提包、雨伞等落满船舱，到处都是一片狼藉景



象，一看就知道是仓皇逃命的结果；那个一直在读我论文的矮胖绅士把自己包在帆布里，手里仍拿着那本杂志，一直在问我是否认为会有危险；而那个勇敢的红脸汉子吃力地拖着假肢，到处为人扣紧救生衣；最后还有那一些女人们发疯似的尖叫。

最让我头痛的是女人们的惊呼声，那个红脸汉子肯定也伤透脑筋，他当时的情形永远都不会从我记忆中消失。那个矮胖绅士一边忙着往上衣口袋里塞杂志，一边好奇地观看着。一群不知所措的女人面无血色，脸拉得很长，个个尖声厉叫，仿佛一群丢了魂的丧葬者。红脸汉子也因此愤怒，气得脸色发紫，他双手举过头顶，声如雷鸣一般，大声怒斥道：“闭嘴，喂，快闭嘴！”

现在想起当时情景，我禁不住要大笑起来。我当时立刻也变得歇斯底里了，这些女人跟我同类，就像我母亲和姐妹们一样，当死亡之神降临时，她们万分恐惧，谁也不愿就这样死去。我还记得她们的尖叫声使我想起了屠夫刀下的猪类，看到那幕栩栩如生的恐怖场面，我被惊呆了。这些女人平时柔情似水、温文尔雅，现在居然张着大口，惊呼不已。她们不想死，但又无力自助，就像掉到陷阱里的耗子，只有尖叫。

我恐惧地退到外边的甲板上，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已有神经错乱了，直想呕吐。模模糊糊地，我看到许多男人们在往外冲，听见他们一边大声嚷嚷，一边拼命地把舢舨往水里放。那景象就跟我读过的小说里描述的一样。帆的滑车索具塞住了。怎么弄也不行。有只舢舨还没装好防水栓就被放了下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和儿童。水渐渐地满了，接着舢舨就翻了。另外一只舢舨一头在水里，另一头还吊在滑车的索具上，人们也顾不上

藏



珍

管它了。那只肇事的蒸汽船已无影无踪，可有些男人们在说，那只船一定会放舢舨来帮助我们的。

我下到底层的甲板上，看见水越来越深，“马丁内兹号”沉得很快，船上许多乘客都从甲板上往水里跳。另外一些在水里的人嚷嚷着又被人弄到甲板上，这之后，便无人管他们。有人大呼一声提醒我们船正在下沉，随之而来的痛苦攫住了我的心头。我随着潮水般的人流走到船舷那边。我是怎么过去的，也不清楚，但我立刻就明白了水中的人为什么拚命想再回到船上来。海水冰冷，刺人心骨。我一跳入水中就觉得浑身被火烧一样痛彻骨髓，仿佛死神已牢牢缠住我。我万分惊恐，痛苦不堪，憋着气让救生衣把我托出水面，我口中咸味十足，拚命挣扎着想把嗓子和肺腑里的污水给吐出来。

最令人难以抗拒的是那寒冷彻骨的海水，我觉得再活几分钟就完了。周围的人在拚命挣扎，彼此大声呼救。我也听见了划桨声。很显然这是蒸汽船上放下来的舢舨。我居然还活着，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我的下肢失去了知觉，寒冷使我的心也麻木了。波浪凶神恶煞般地不断向我劈头盖脸地扑来，我不得不更加多次拚命地挣扎。

海上的嘈杂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听见远处传来了一阵绝望的呼喊声，意识到“马丁内兹号”已沉入波涛中。后来，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渐渐害怕起来。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再也听不到呼救声和哭泣声，只有海浪声在雾中震荡，显得空幽神秘。痛苦众人承担时，一人只有一份，可是现在就我一个人来享受了。我将被冲到哪里去？那个红脸汉子曾说过，潮水从金门那边退去，我会不会被冲到大海上去呢？我穿的救



生衣又怎样呢？会不会随时被冲撞得粉碎。我听说过这些东西是由纸和灯芯草做的，容易吸水，最后会失去浮力。而我却精疲力尽，连奋力一搏的力气都没有了。现在我只身一人，漂浮在浩淼的大洋上，周围是一片灰蒙蒙的感觉。我承认，我简直疯了，我像那些女人一样大声尖呼，用麻木的手拚命拍击水面。我弄不清何时才停下来，只知道黑暗降临了，那种感受就好像是个睡眠不安的人一样，令人痛苦不堪。等我醒过来后，似乎过去了好几个世纪。我看见有一艘船的船头在大雾中突然出现，离我很近，船上有三面三角形的帆，一面叠着一面，迎风高张。船头驶过之处，水声汨汨，浪花迸溅。我好像正漂流在它的航线上，我想叫喊，但已无力发声。船头箭一般劈来，恰巧没碰着我，溅起的水花，劈头盖脸向我扑来，又长又黑的船体从我身边悠悠地滑过。船离我很近，我要是伸手，一定能摸到它。我像发疯似的，想用手指抠住船板，可是手臂却麻木得不听使唤。我竭力再次大呼，可仍然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船尾箭一般离去，跌入浪谷。我瞥见一个人站在舵轮旁，另外一个好像正在抽雪茄烟，烟雾从他嘴里喷出。他转过头，朝我这个方向的水域扫视。他往这边看，纯属偶然，这只不过表明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他那偶然一瞥，对我来说却是性命攸关。眼见那一艘船被大雾吞噬，转眼间，舵手已背向着我了，可那个人却在慢慢回头，因为他紧盯着水面的眼睛无意中往前看到了我。他脸上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好像若有所思。我十分担心，照他这样子，就是眼光扫到我，也不会看见我的。可他的眼光的确扫到了我，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确实看到了我。他飞快奔向舵轮，把舵旁的人猛

地推到一旁，一边飞速地打着舵，一边下达着什么命令。船突然驶离了原来航线，窜入雾中，再也看不见了。

珍

我觉得一下子快要失去知觉，竭力凭着顽强的意志力与周围令人窒息的黑暗搏斗。过了一会，我听见船桨声，越来越近，然后又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叫喊声。他划近时，我听他怒吼道：“你真见鬼，为什么不大声呼救？”我想他是在说我，这之后我又被笼罩在茫茫的黑暗中。



第二章

我仿佛在茫茫的宇宙中，沿着一定轨迹来回有力地摆荡着。闪烁的光芒，星星点点，似子弹一般擦身而过。那是些星星和曳着尾光的彗星，我正是在这样的星际间飘荡。我荡到一头，正准备返回时，听见了雷鸣般的锣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身处宁静的岁月长河里，尽情地享受着波光涟漪，思索着这极不寻常的飘荡。

我虽然相信这一定是个梦，但是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摆动的速度越来越慢，身不由己从一头被荡到另一头，令人不安。我几乎连气都喘不上，就这样在空中来回摆荡着。锣声频起，越来越响，我却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好像被人拖着，下面是粗糙磨人的沙地，在烈日中显得白炽灼人，让人觉得痛苦难当。我的皮肤在烈火中被烧烤。锣声铿锵，继而又鸣如丧钟。我周围闪过的星星点点，连成一片，成为一望无际的星河，整个宇宙星系好像落入虚无。我喘息着，睁开眼睛，看见跪在我身边的两个男人在抢救我。我原来躺在一条摆荡起伏的船上；那可怕的锣声是挂在墙壁上的法兰煎锅，随着船身的起伏发出叮当的响声；那粗糙灼热的沙地原来是一个汉子的双手在我裸露的胸上摩擦，我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微微地抬起头，胸口又红又疼，破伤发炎的表皮上能见到血点渗出。

珍

“真见效，杨森，”有一个男人说道“你瞧，你快把人家的皮都擦掉了。”

那个被称为杨森的人，有着典型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的特征，听到那个男子的话后，他不再擦我的胸口，笨拙地站了起来。那个说话的男子很显然是一个英国佬，他线条清晰，脸部细嫩，有点女人气，就跟伦敦^①那种靠母乳长大的人差不多。他头戴一顶破薄帽，瘦削的屁股上围着一条很脏的黄布袋，显然属于船上那种脏兮兮的厨师。我发现自己寄身处，就在这很脏的厨房里。

“觉得好些吗？先生。”他媚笑着问道。这种笑容令人想起他祖先有收小费的习惯。

为了回答他的话，我先慢慢扭动身体，摆出坐立姿势，然后在杨森的搀扶下终于站起来了。那法兰锅的叮当声刺激着我的神经，使我烦躁不安。我不能集中思想，我紧紧抓住厨房里的木具，想借此保持平衡，上面的油污是做饭时留下的，它使我牙齿打颤。我伸出手，取下挂在炉灶上面的厨具，把它稳稳地插到煤箱中。

看着我神经质的动作，厨师笑了，把冒着热气的杯子塞到我的手中说：“嗯，喝了它，对你有好处的。”杯子里盛的是船上饮用的咖啡，令人恶心，但那热气却让人暖融融的。我大口大口地喝着，不时地看一下自己破伤流血的胸口，然后对这个斯堪的那维亚人说：“谢谢你，杨森先生，不过，我觉得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我的所作所为，他表示能理解。听我说完后，他仔细审视着自己结满老茧的手掌。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那粗糙的感觉使我再次不寒而栗。

① 原文为 bow bells。

“我叫约翰逊，不叫杨森。”他说得很慢，但却是标准的英语。

他淡蓝色的眼睛里似乎有一种抵抗的意味，可他那种男子汉气概以及实足的坦诚又使我心悦诚服。

“谢谢你，约翰逊先生。”我这次用正确的姓氏称呼他，并伸手去握他的手。

他犹豫了一下，呆板而又腼腆地将身体重心向前移了一下，慌忙中抓住我的手，由衷地抖了几下。

“有没有干燥的衣服，我好换上？”我问厨师。

“好，”他欣然答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马上下去看看我的箱子里有没有适合你穿的。”他冲出厨房门，实际上比冲还快，简直让我觉得，与其说他轻捷如猫，倒不如说是为了讨好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是他个性中最为突出的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约翰逊。我已把他当作一名水手。“这是条什么船？往哪里开？”

“正离开法拉伦斯，往西南方向航行。”他缓慢而有条不紊的答道。好像想准确严格地按我提问的顺序来——作答。“这是条平底帆船，叫‘魔鬼号’，是去日本捕海豹的。”

“谁是船长？我换好衣服后想见他。”

约翰逊看上去有点困惑、尴尬，一边犹豫，一边挠肠刮肚寻找词汇来造句，最后他终于说：“船长叫‘海狼’·拉森，大家就这么称呼他。我从没有听见有人叫他别的名字。一会儿你和他说话时得谨慎点，今早他有点不对劲，那个大副——”

他没说完，那个去取衣服的厨师已经溜回来了。“杨森，最好出去吧，”他说，“老头子也许要你马上到

藏